

孤艳稀品大系



国色天香

吉林摄影出版社

孤艳稀品大系

第九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箱底稀品序

“女子问题”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尖锐并颇富戏剧性的问题。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女性美”最有心得的民族，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中充斥着对“女性美”丰富而绚丽的描摹与歌颂；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也充斥着大量视女子为“红颜祸水”、对女子言谈举止严加管制的“条条框框”。在一个男权居于核心地位的社会，女子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很危险，是“妖精”，弄不好就会坏事。在道德学家的号召下，家庭与社会对女子形成“围剿之势”，国家也不时插手其间，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女子道德行为规范。于是，女子需“三从四德”，需缠脚，需“掩口葫芦而笑”，需“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围绕种种“女子守则”，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书籍，以案例方式指导女子在不同情况下，应该如何合乎规范地说与做。女子不仅要从小读这些书，熟知背诵这些教条，而且要把它们存放在“箱底”，时时温习，即使在出嫁之时，父母也要在嫁箱中放置。这类书就是我们所称的“箱底书”。所以，“箱底书”首先是古代女子道德规范类的书籍。

其次，“箱底书”的另一个重要类型是新婚夫妻的性生活指导书。众所周知，自汉唐开始，“性”在中国

就变成了一个“讳言”的话题。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在儿女婚前是断不会对其言及性事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新婚夫妇们的性知识从何获得呢？中国人的解决之道是：在女儿的嫁箱中放置一些指导如何性交的书籍，让她在洞房花烛夜与夫婿去“活学活用”。这些书大都是带插图的，直观简捷，易懂易学。汉代张衡在《同声歌》中曾写道：“得君充后房，高下华灯光，衣解中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这里十分传神地描绘出了一个古代的“新婚之夜”：新娘子希望在新郎面前，脱光衣服，按照“箱底性书”所教的，跟素女和天老学习性交技巧，共享欢乐。

明清之艳情小说，虽鱼目混杂，但毕竟各有读者层面。本书所选《守宫砂》和《国色天香》就被当时视为“箱底书”，对及笄女子进行伦理和性教育。

“箱底书”流传至今已非常罕见和稀有，可谓“弥足珍贵”，尤其是那些用于指导性生活的有插图的“箱底书”，价值更高。在一个受封建思想、男权主义禁锢极深的社会中，女子之极具“危险”，无非是因为她们身上天然的“性魅力”，抑制其“危害”是一个方面，但完全的禁绝却绝不可能。如何向子女传递必须的性知识呢？古人以“箱底书”这一含蓄、微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可谓“聪明绝顶”。这一点，对于当代社会的性教育，仍不无启示意义。

孤艳稀品大系·箱底稀品

国
色
天
香

明·吴敬圻

序

明代小说合刻集。全称《新镌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又名《幽闲玩味夺趣群芳》。题“抚金养纯子吴敬圻编辑”。吴敬圻生平不详，冠以“抚金”，有人认为他的籍贯当是江西抚州金溪县。书前有谢友可万历十五年（1587）序，似在是年编成。

此书正文分上下两层，内容庞杂，文备诸体，以小说作品为主。内容多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以及家庭问题。有的格调健康，具有民主、进步的倾向；有的则趣味不高，间涉猥褻。作品主人公性格描写复杂多样，男主角多为风流才子，他们热衷于追逐女性，沉溺于酒色之中；女主角多为大家闺秀或有夫之妇，她们有的矜持自重，有的则妖冶风流。这些小说大都具有明显的渲泻性、娱乐性，其中一些作品有着较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反映了某些社会现象。在艺术上，这类作品多用写实手法，半文半白，诗文相间，骈散杂糅；笔触细腻生动，对话巧妙含蓄，颇耐寻味。《国色天香》作为通俗读物，各种诗文、小说、词曲、寓言、稗编，应有尽有，可供学习，也供消遣。它的出现，对推动小说普及和晚明小说创作的繁荣，作用不可低估。影响所及，《风流十传》、《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相继问世，流行广泛。

目 录

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序	(1)
龙会兰池录	(1)
刘生觅莲记(上)	(34)
刘生觅莲记(下)	(62)
寻芳雅集	(92)
双卿笔记	(133)
花神三妙传	(154)
白生锦娘佳会	(158)
白生琼姐佳会	(164)
三妙寄情唱和	(166)
白生奇姐佳会	(171)
四美连床夜雨	(174)
庆节上寿会饮	(177)
凉亭水阁风流	(180)
卖妻果报录	(184)
酒蘂迷人传	(186)
翠珠传	(190)
天缘奇遇(上)	(193)
天缘奇遇(下)	(214)
古杭红梅记	(236)

相思记.....	(250)
钟情丽集(上).....	(262)
钟情丽集(下).....	(288)

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序

今夫辞，写幽思，寄离情，毋论江湖散逸，需之笑谭，即缙绅。家辄藉为悦耳目。具闕氏揭其本，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用是作者鲜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计哉。

养纯吴子恶其杂且乱，乃大蒐词苑，得当意，次列如左者，厘厘若干篇，盖甚寡也。彼见遗者，岂必皆蠹鱼。亡得当养纯者，何哉？夫采珠者贵在明月，而群玃非宝耳，伐南山者贵在豫章，而尺箭非材耳。是集也，夫亦群玃尺箭之不顾而有所未暇与且也。悟真者，问举一二示之，将神游牝牡骊黄之外，集固已饶之矣。匪司真者，即累牍连篇，浩瀚充栋，渠方却臭寻声，不能一一领略，虽多奚补？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国色天香》，盖珍之也。吾知悦耳目者，合兹其奚辞。

万历丁亥夏九紫山人谢友可撰于万卷楼

龙会兰池录

宋南渡，汴郡中都路人蒋生世隆。年弱冠，学行名时，以韩苏自许，凡天下名士，倾资相结纳。金逃将蒲燎兴福，拜为异姓兄弟。兴福仇家高琪术虎索之甚急，世隆乃赆别于蒋家村。临行间，以杭笔为约，各有诗赠，具录于此。

世隆诗曰：

水萍相遇自天涯，文武峥嵘兴莫賒。仇国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胆作朱家。

蛟龙岂是池中物，珠翠终成锦上花。此去从伊携手处，
相联奎壁耀江华。

兴福诗曰：

金戈耀日阻生涯，鹏鸟何当比海赊。楚王不知伊负国，
子胥怎放父冤家。

情深渊海杯中酒，义重丘山萼上花。直到临安桃浪暖，
一门朱紫共荣华。

彼时兴福百口家眷俱没金都。惟兴福寸铁卫身，万夫莫敌，
后得投于世隆。时欲归宋，又恐蹈于故辙。乃树跣旗于蕉苇间，
变易姓名，人莫知之。虽李妙真亦以勍敌相遇，横行江上。闲居
山寨，每有鸿鹄冲天之想，口记诗词甚多，聊记一二附览。诗曰：

九代簪缨显大功，炮花烟散霎时中。

望门谁信无张俭，窝我公然有祝融。

鸾凤何堪栖荆棘，蛟龙毕竟动天风。

又诗曰：

虎头山寨势岩峩，韩白英雄建将标。江上老人恩未
报，箒中亡命恨难消。

云关不锁归乡望，星帐犹疑赶早朝。何日紫微开泰运，
龙泉敛锷赞萧曹。

时金近元兵，自中都徙汴，宋边城近汴者，又迫金兵而杭。
光州固始黄尚书复家，从众南奔。时复受韩侂胄命，训犒江淮，
家中藏获，一时瓦解。惟复妻暨一女同奔，名曰瑞兰，年方十八，
才色冠世。盖初生时，家有杨妃兰，独艳一枝，异香经月，尚书执
瑞兰之兆，每以椒禁是图，凡有求婚者而不之允。至是遇难，彷徨
草野，女谓母曰：“昔有黄公生二女甚美，诈名丑陋，卒无问者，
今乱离中宜用此策。”乃涂抹似癯妇，往来莫有虞者。时夜宿荒
村，口占诗词，聊记其形迹云：



天骄肆马下南都，烟火凌空泪寡孤。燕雀问巢何处有，鸡豚寻屋旧人无。

玉颜今信为身累，肉食谁能为国谋？安得华夷归一统，太平臣子共三呼。

世隆新筑精舍，期通万轴，以魁天下士，平居自许曰：“大丈夫功名当玉采，事来须韩、范、鹗、鹤一枝，何足轩轻。”年已二十，玉犹未种。有妹名瑞莲，丝亦不牵于人，盖其心之所图者大，匪夷所思。今倏遭乱，兄妹相携而遁。夜宿林薄间，诗词甚多，不能尽录，聊记《虞美人》词云：

生平不识离乡曲，灯下书怀足。老天作忠喷豺狼，万万千，鼠窜闹彷徨。

家山一梦知何处，兄妹泪如雨。何时玉烛再光辉，把我六亲，骨肉完璧归。

又诗曰：

天步殷忧鬼亦愁，控弦百万出幽州。红颜路上啼王媵，黎首林间聚楚囚。

当国豪雄心作剑，边城将校血成油。何时天地能开泰，南北生灵喜不休。

金闻元追宋，又防金兵马纵横。大散关上，瑞兰失母，世隆失妹。适宋孟珙、赵方克金兵人定，相寻，莫知去向。瑞兰母，汤思退女，得出隆妹林下，偕往和州。世隆遍寻妹，“莲”“兰”音似，瑞兰闻名，自石窦中出，一见世隆，方知其非母氏。谗询来历，皆逃兵人。世隆见瑞兰有殊色，目送良久，曰：“不意草莱中有此奇怪，信所谓非习而见之者以为神矣。”瑞兰见世隆容声儒雅，亦覈其芹泮中人，心其属之。世隆疑其罗敷，语，实乃女子，约为婚姻，乃偕入浙。

瑞兰徐行，口占一调写怀，世隆闻之，叹曰：“吾只为卿有国

色，不意又有天才，千载奇逢，间世之数也。”口占一诗以戏之。瑞兰亦和之。

瑞兰调云(《虞美人》)：

弓鞋小，径路险崔巍。麝豃只应随鹿去，燕孩安可傍鹰飞？事急且相随。

乡天杳，惆悵几时归？风打柳腰南北转，雨催花泪长短垂。云散月将辉。

世隆诗：

胡马嘶风闹北边，好花散落石崖前。喜伊千里来相见，愧我何当任二天。

琴上未弹凰觅凤，丛中自信雀逢鹑。古称乐重亲知己，粉面休须暗泪流。

瑞兰诗：

冒锋骹胫遍山边，触目伤心步不前。庠庙无人能捧日，江湖有我亦忧天。

孤行险径因随虎，鸟入深丛只为鹑。回首乡山千万里，罗襟无奈泪涟涟。

于时世隆瑞兰行向五关，一道坦夷，村居野宿，皆群官族。世隆于瑞兰，但目成影望而已。至新安境，星散坠分，世隆独携瑞兰荆山而南。时兴福倚江行劫，路转乌林，钲鼓喧天，旌旗蔽野。瑞兰计无所逃，竟欲自裁，世隆固止之，指匿蔽于树中，独向麾前请命。行三十余步，中间主将则兴福也。倏见间，投戈下拜，各道详曲，且喜且悲。世隆乃向树出瑞兰，兴福执义嫂叔礼见甚恭。瑞兰固请行，世隆乃别曰：“君独不识戴渊耶？”兴福曰：“兄来，则陆机矣，何言期青蝇报市，会于临安。”兴福赍世隆金帛数百，指潇汀镇路最宁。世隆曰：“承教。”遂别就道。

世隆瑞兰出芝山北路，虽康洞蓬艾芄森，世隆口占诗词，挑

瑞兰野合。瑞兰亦口占拒之。世隆迫于私，有无赖状。兰泣曰：“妾岂不近人情者哉。谗麻赠芍药，胡为至于我耶？”世隆叹曰：“古人谓鸡肋，食则无肉，弃则可惜，正予今日事矣。”兰誓不允，世隆亦喜其执义之是。其时诗词，聊记于此，以为有识者逆志云。

世隆诗云：

一枝芍药出天京，板荡谁为万里城。杜珏已能擒叛虎，张生安肯放孤莺。

苍麻帐里花双美，绿草毡中日五更。莫待明朝萍水散，人从何处问卿卿。

瑞兰诗云：

病脚崎岖死一般，眼眶无尽泪潺潺。鸳鸯野合颜何厚，虱在风中骨亦寒。

我愿怨期游洞府，君休设计斩花关。若将再问珊瑚事，龙女双班入越山。

又世隆长短句：

君不见神女出高唐，暮雨朝云恋楚王。西华岳里注生娘，玉钗脱下付刘郎。又不见岳阳楼上何仙姑，洞宾醉里戏葫芦。十二珠帘花落尽，飞身便过洞庭湖。神仙自古尽贪凡，洞府谁能保万全。伊人不是贪脂粉，伊人无奈惜芳年。可怜薄倖无相爱，有情终不似无情。车欲直，马欲横，凤凰不肯笑相鸣。早知分薄空相见，曾似当初独自行。独自行，安得许多惊。独行还得无担累，独行何有心如碎。心如碎，人成鬼，人成鬼兮正为谁？今朝担带许多难，今朝节节骨生寒。梦里不知身是客，茫中还要恋虚欢。临安三百里，一望石云间。鹤去也，石台闲。石台闲，春色缘何得再看。天汉汉，路漫漫，安得神翁加撮合，赤绳囊里赤绳缠。流水不推

自然急，浪头风送载花船。

瑞兰调云(《朝中措》)：

日色映流霞，手爪乱交加。忆昔当年贵重，今朝错落风沙。

红颜薄命，路旁债主，眼下冤家。不谓今宵浪静，钲铙怎样催花。

还照间，方至潇湘镇。吕文德初为镇尉，一方倚为全城，士民安堵市肆，行商多丛聚其间。世隆住瑞兰于迎芳亭，避得大邸。乃引瑞兰入邸，邸居镇央，主人则黄思古也，外设行房十余，以待羁旅，内设大厦三所，以承宦族，每所琴棋书画，花木芬芳。世隆喜其清致，不吝货货。驻足少顷，则有奚僮二人、丫鬟二人、羹汤设酒，奉承澡饮。时瑞兰新浴出，蓬鬓风姿，分处逼人，世隆迎视欲狂，笑曰：“真所谓天下一女矣。”口占五言诗十二韵赠诸。奉酒间，瑞兰亦占一律以复。至于酒圣酒贤、平原青州，绝不入口。世隆因强诸饮，瑞兰固怯。世隆顿杯起曰：“计欲助海棠春睡耳，岂真以宰革啖宋万耶！”亦不终席而罢。

世隆诗云：

主人思古黄，借我一仙房。眼下风尘客，杯中豆蔻汤。
掩扉推绣履，倚几脱罗裳。雪貌消浮屠，冰肌觉净凉。
琼花开后土，玉树沃云浆。妃子娇无力，胎仪体自香。
冲锋疑未允，想象兴何当。浪静登仙峰，烟开下客廊。
牡丹新出水，天马暗行疆。对面如千里，描情赖一觞。
桃花心未动，柳絮性徒狂。安得何仙子，今宵醉岳阳。

瑞兰调云(《卖花声》)：

胡马渡银河，闹动干戈。蒙君福荫千万多，此意此情终有报，君莫蹉跎。

送我归乡窠，媒结藤萝。一生缘分属哥哥。要把风花

闲地设，这事难呵。

薄夜灯明，待婢进安眼酒，世隆怒不沾唇。瑞兰起奉，十分款曲。世隆曰：“卿奉酒，乃范弹冠缕耳，岂真情耶？”兰曰：“君勿太诬人。”世隆曰：“非诬卿也，正醉重瞳脱沛公计耳。”兰笑而止。世隆曰：“死者复生，生不愧死，桑林美约，今亡矣夫。”兰曰：“妾非轻诺寡信者，第以义有不可耳。”世隆曰：“何不可？”兰曰：“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世隆曰：“是何言也。生雀未射而卿关女，又于鼻颈微之矣。”瑞兰语塞：“将身携重宝，效蔡琰赎。”世隆笑曰：“吾儒家书中金屋车马，等闲事耳，奚重宝为。”兰曰：“书中有女颜如玉，何用妾之弃人？”世隆曰：“国色非书中有也。”瑞兰觑世隆意笃，佯如厕，免脱东房。世隆忿不自胜，如焚如割，即房窗间谕以一歌，瑞兰亦制一调以宽之。

世隆歌云：

生平不识亦风流，偶遇神仙下楚州。入眼人间何处是，天然的砾挂心头。五关幸脱单于老，乌林又遇孙彪到。伊人保护不胜多，担尽千烦与万恼。今朝平步入潇湘，拟将云雨遍牙床。谁知酒后机心变，翻身逸走入东房。东房门户壮秦关，万方挑战尽空还。心头悸乱浑如醉，身上慌忙骨自寒。呜呼已矣蒋世隆，无限恩情一梦中。有缘千里终相逢。人生争似玉人身，玉人身上不相离。暮随帐里温香体，朝随镜下画蛾眉。当年恩爱欲何如，今宵恩爱只如此。弓藏鸟尽竟何言？恼杀牡丹花下死。花下死兮奈渠何，奈渠何兮无奈何。窗前咫尺天涯远，唱破人间薄倖歌。

瑞兰调云（《水龙吟》）：

强胡百万长驱，边城瓦解人如草。风流才子，桑林绝处，奴家作靠。

一路扶持万千，又脱乌林凶盗。这恩情许大，铭心刻

骨，岂甘丢倒。

送我归家下落，把全身从容图报。一枝芍药倍红，百岁春光偕老。

看人间野合鸳鸯，羞杀我，君休道。

世隆曰：“卿欲归家图，不惟刘备宽荆州岁月，亦张仪以商于诳楚耶？”瑞兰曰：“岂敢为是哉，所以归家者，正欲白双亲，备六礼，百岁咸恒，使君得为良士夫，妾不失为相门子女，私自择配，鲁姬所以玷于曾子来也。”世隆闻相门之说，讯其实，方知乃祖丞相黄潜善，乃翁尚书复，沉想良久，虽怜其流落，益自喜其佳遇，则曰：“崔莺非相女耶？自送佳期，至今称为双美，今娘子所遭之难固大于崔氏，而不念我耶？”兰曰：“崔氏自献其身，乃有尤物之议，卒焉改适郑恒，今以为羞，妾欲归家图报者，正以此患耳。”世隆曰：“卿言乃鸬鹚啼耳。”兰曰：“何也？”世隆曰：“行不得哥哥。”兰曰：“无患也，至则可矣。”世隆曰：“决行不得，一至卿家，貅关獒守，因鬼见帝渴睡，莫敢强委命哉。”兰曰：“妾自有处，何烦君虑。”世隆曰：“彼时亦不得自主也，况重宝名重天下，求之者众，生恐鹿走他人，徒负乔知之绿珠怨耳。”兰曰：“君独不识钟建负我者哉？妾以此言告君，宁不三骰十九色于君耶？”世隆曰：“卿欲季干，恐尚书不楚王何。”兰曰：“妾筹之熟矣，保无恙。”世隆曰：“生今涸鱼掉尾，宁待西江水以求活耶？”兰曰：“采叶与自落，迟速无几何。”世隆曰：“巧迟不如拙速，况事急矣。才说姑待明日，亦不可也。”兰曰：“急客缓主人，千日亦须等待，安得荷剑逐蝇耶？”世隆曰：“如卿言，我绝望矣。”遂制《潇湘梦》一词以别之。词曰：

笳鼓喧天，貔貅无数，玉仙子桑下相逢，再三恳怙。丑豺狼不谙光景，把亲妹丢开忘顾。携手向南行，看一枝好处。万万千千凑补，谁料风平浪静，翻旗覆鼓。罗带壮金